



要你不

爱我
也
难

台湾

连清

2
60

要你不爱我也难

连 清 著

太日又乙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张仪贞

无心情人系列

要你不爱我也难

(台湾)连 清 著

★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6 印张 10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605-361-1/I·309

定价：9.80 元

楔 子

彩门集团，是一个扬名国际的跨国性大企业机构，掌权者为司徒家九兄弟。令人好奇的是，他们九兄弟的名字分别由赤、橙、黄、青、蓝、靛、紫、黑、白等排列。除此之外，年纪轻轻的他们即能有此成就，教人不敢小觑。于是，人们便统一称其为“彩门九鬼”。

彩门集团的根据地在台湾，总公司位于台北，其余十多家分公司遍布世界五大洲，九兄弟因此而分散在世界各地。为了繁忙的公务，他们甚至好几年才能抽空聚会一次，许多时候，他们能以一通电话彼此寒暄一番：在名誉全球的同时，没有充裕私人时间是他们必需支付的机会成本之一。

因为九兄弟从未在任何一个公开场合共同露过面，所以世人对他们除了羡慕、景仰，还抱持着怀疑的态度：集团太过于庞大，他们所有的行动皆成谜，是否为黑社会转型而成，不无人质疑。然而，集“权”与“钱”于一身的彩门，终究是所有人得敬畏三分的。

要你不爱我也难

论及成就之余，九兄弟的感情世界也是世人感兴的话题之一，因其九兄弟权势平均，所以卖族名媛们对‘司徒夫人’——这头衔眦趋之若鹜，但都他们机智地推委掉了：不过，下个月有项众人瞩目的盛事。司徒兄弟中的大哥司徒赤曾借口他必须到三十五岁的生日才会考虑婚姻大事：终于，他的寿诞迫在眉睫了，上流社会圈里全当这为举世难逢的好机会，纷纷将自家女儿包装得美艳动人，只求能有幸与彩门结盟。至于没女儿的，莫不捶胸跺足、懊悔不已。

总而‘言’之，谁会成为司徒赤的妻子，是现下所有人最感兴趣的，猜测、臆测、揣测之声辗转流传着，全台湾正掀起一股“猜司徒赤之妻会是谁”的风潮。

要你不爱我也难

第 一 章

“叩，叩！”

“进来。”司徒赤道，埋首公文的头抬也没抬。

“大哥。”司徒黑抱著一本卷夹来到司徒赤面前，将东西摊开，神情有些深沉。“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几年的帐目交代很模糊，我怀疑……”司徒黑边指著列在帐簿上的金额，边蹙起眉。

“怀疑有人挪用？而且是一个月一点？”

司徒赤僵上阅到一半的公文，拿笔的右手敲着桌面，替司徒黑接完话，眼神也随之深沉。

“是的。”

“这帐平时谁管的？”司徒赤脑中已有计量。

“丁其卫。”

“人呢？”

司徒黑摇摇头。

“我找过了，他今天没来。”

“这么巧？”司徒赤双眼一眯。“怎么现在才发现

要你不爱我也难

呢？”

“对不起，我太相信他了，没想到他会——”

“算了。”司徒赤扬手制止。“先找到人才是当务之急。”

“是。”司徒黑魔微欠身。

“忙你的去吧。”

司徒赤看司徒黑退了出去，不禁摇头。

他从小就是这样，总这么一板一眼的，进公司快两年了，办事能力极佳，但在与下属沟通力面偏偏少了亲和力，这就是他一直不敢让他到分公司去独当一面的原因。

不过此刻他还真希望时间就此打住，那么他便不必担心生日的接近了：当初他不知是怎么想的，只见曾给自己订了这么个期限，如今，他上哪找个新娘去？

自二十岁那年父母去世后，他便独自撑起这间公司，十多年来，他已成功地将事业发展到全世界，可想而知，他必是把所有时间，力求花在工作上头才能有此成就，既然如此，他哪还有闲暇去谈儿女私情呢？

真是自打嘴巴！

他晓得现在外头对他的婚姻大事是谈论得满城风云，但没人选就是没人选，届时恐怕得再花心思编个理由喽！

可就在他忙得焦头烂额的这时候，居然还给他出了个大纰漏，简直存心找他麻烦啼！唉！

要你不爱我也难

重捶一下桌面，司徒赤耙耙头发，郁郁地重新打开文件夹审阅。

一对生得仿如双胞胎，美若天仙的姊妹花在网球场上打着对抗赛，围观的少说也有数百人，算算，在下课后的这个黄昏，起码园内二分之一的学生皆集中于此，尤其以男性居多。

当丁雅珞不慎漏接了一个球后，全场同时发出了嘘声、口哨声、叹息声等等不同的声响，这关键性的一球代表姊妹俩的输赢，而明显的，是丁雅珞输了……

她甩甩马尾，以手背擦去额上的汗水，露出个不在乎的微笑，走向妹妹。

“妮，你可真厉害，我老是输你一球。”

“姊，是你承让了。”

丁妮笑著挽住丁雅珞的手，两人的笑容在旁人看是如出一辙。

步出球场，随即就有一群人涌上，团团围住她们。

“妮，你认为这次县大赛有没有希望拿冠军呀？”一名仰慕已久的男孩子追著问……

“开什么玩笑？我妹妹是新生中最有潜力的代表选手，冠军必定手到擒来，这还用得着问吗？”丁雅珞白了那人一眼，凶巴巴地道。

“姊，怎么你比我有把握呢？”丁妮细致的脸颊浮上一抹谦虚的晕。

“当然！你是我妹妹呀！我相信冠军对你绝对是没问

要你爱我也难

题的，老姊我这去年冠军都输你了，你能能不赢？”丁雅珞亲昵地将头偎在肩上。

丁家姊感情好是出了名的，很多同学都纳闷像她们这样两位纤纤美人为何会选择体育系，但见过她们卓越的球之后，便不难理解了。

人漂亮、球技一流，当然，她们的名气很快地使在园内形成一股旋风，不少男同学天天跟着她们想做朋友，她们那柔弱的外表也令身形较为壮硕的女同学萌生起保护她们的欲望，因此，不论她们走到哪，身后总有一群护花使者。

姊姊是去年的校花，理所当然，今年这头衔必定落在宛一个样子刻出来的妹妹头上啦！

对于将来到的县大赛，人都对丁家姊妹抱持绝大信心。两人不相上下的球艺能够彼此切磋，今年冠亚军怕是要归她们给独夺喽！

“雅珞，要不要大伙一起去吃个东西？”亲卫队中有个人提议。

生性大方，果断的丁雅珞想都没想，便应允；

“好呀！我跟我先去换个衣服。”

“那我们在门口等。”

邀得美人，一夥人莫不喜上眉的，立即往门口前去。

进了女更衣室，丁妮柳眉微蹙，边换衣服边说。

“姊，爸肯定在家等我们吃饭，别和他们去，好不

要你爱不爱我也难

好?”

“哎呀，有什么关系?等会打通电话回去叫爸别等我们就行了，天天回家吃饭，偶尔例外一次，这样的啦!”丁雅珞安抚道。

“可是——”

“别可是了，你老窝在家里，小心没朋友哦!”

丁妮扁了扁嘴，有些无奈。

“好吧。”

“这才乖，有姊在什么都不用怕，走喽!”

“嗯。”

丁雅珞拍拍妹肩头，两人快步走向等着她们的那一夥人。

“吃什么?”集合后，有人发问。

“随便啦，前面不是有家不错的小面摊吗?”另外一人提议。

“雅珞，你觉得怎样?”岑树询问着。

岑树是丁雅珞死忠的追求者，但爽朗的她对所有追求她的人皆一律视为哥儿们，让他既无奈又没辙，只好学习国父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期盼有天能奇迹出现。

“我没意见，反正请客的是你们，别太寒酸就成了。”丁雅珞对他们笑笑耸肩。

“那就决定吃面吧。”岑椅说。

“等等!”陈子暂停，柔声询问心仪的人儿：

要你不爱我也难

“妮，你呢？”

面对这么一群男同学，学长们，她有些羞涩。

“我跟姊姊一样。”

“好啦，别罗嗦，咱们快走行不行？”丁雅珞催道。

“走了走了。”

于是由岑树领头，七、八个男士前后保护着丁雅珞和丁妮，一夥人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校门口；

司徒家的餐桌是足以容纳十人的长方桌，但开饭时使用的椅子一直只有四把；目前待在台湾的是司徒九兄弟中的老大司徒赤，得管理总公司；老三司徒黄是位科幻小说家，于现今小说坛上颇具盛名。司徒黑为总公司总经理一职。老么司徒白魏尚是大三生。而剩下的座位，是预留给驻掌海外分公司其他兄弟回国聚餐时用的。

“来，开饭了！”小妈端出最后一道汤，上桌并朝坐在客厅里的兄弟们喊道。

司徒白几个箭步飞到餐桌旁，顺手夹起一块红烧狮子头咬一“大口”。

“哇！小妈的手艺没话说，百吃不厌！”

“你呀，每天吃那么多糖，小心牙给蛀光！”小妈笑骂着，心里其实甜丝丝的。

四人坐定，待小妈帮四人盛完饭，司徒赤开口招呼道。

要你不爱我也难

“小妈，一块儿坐下吃吧。”

“不必了，你们先吃，我把厨房整理一下。”

小妈是司徒夫人当年陪嫁过来的佣人，十五年前，老爷，夫人因一场意外去世后，她便责无旁贷地当起九兄弟的奶妈来了。一晃眼，十多个年头便这么给溜掉，当年的小萝卜头如今都长成翩翩美男子了，这是她最欣慰、感到不虚此生的事。

“小妈呀，你这把自己当下人的坏毛病怕是一辈子改不掉喽！”司徒白调侃道。

“白，你少口没遮拦！”司徒黄魅责难地说

“本来就是啼！小妈哪一回肯破例跟咱们同桌吃饭。”司徒白辩驳。

“小妈，自爸妈死后，你俨然是我们的第二个母亲，别再如此见外了，一起坐着吃好吗？”

“我怎么曾见外？只是习惯一下子改不掉，还是你们吃就好了，不准剩哦！否则我会伤心的。”小妈板着脸道，随后遁入厨房。

主仆关系她向来划分得很清楚，养大这些少爷们是职责所在，她并不因此而自居为他们的第二个母亲，那太折煞她了。

司徒黄摇摇头。

“小妈就是这样，没一次能说得动她。”

“算了，她高兴就好，吃吧……”司徒赤首先动起筷子。

要你不爱我也难

突然，一阵电话铃响打断了他们的用餐气氛——

“搞什么？”司徒白魏不悦地起身：“谁挑这时候打电话？太不识趣了。”

“哈罗！”话筒彼端传来熟悉的噪音。

“魑哥？”司徒白魏意外地睁大眼。”语气透露着兴奋：“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

“当然呀，重要时刻逐渐逼近，总得先探听一下嘛！”

“什么重要时刻？”司徒白魏不解。

这时，餐桌上的六只目光全投向客厅，注意司徒白魏交谈的内容。

“不会吧？”司徒紫奇怪地叫道。“你们住在一起久了反倒变迟钝了？大哥呢？”

“在吃饭。”司徒白魏觉得骂那句“迟钝”挺无辜。

“下个月是大哥三十五岁生日，我记得他说过他曾在那时现出他的新娘，没错？”

“哦，你指的是这个呀！”司徒白魏恍然大悟。

“不然还有哪个？”

“呵，告诉你，台湾早闹成一片了，大哥这响当当商业奇才的新娘子，每个人都好奇，不过……”司徒白魏以眼尾余光瞟了司徒赤一眼。“大哥似乎没什么动静耶。”

“那他预备向人如何交代？我已经在假期准备要你不爱我也难

参加婚礼耶！”

“你自己跟他说。”

司徒白魏扬着话筒，朝司徒赤使眼色，要他过来接听。

易手之后，司徒白魏即刻飞回座位大快朵颐。

司徒黑魔拍了一下他的头，要他注意吃相。

“不用特地跑回来。”司徒赤劈头便道。

“这么说，真的没有婚礼喽？”

“一时之间我要上哪找新娘去？”

“这不是问题，只要大哥你一句话，环肥燕，应有尽有，我保证，任君挑到满意为止。”司徒紫魑一副推销员口吻。

“不必了，你管好自己便成；劝你女朋友别一个换一个，小心年纪轻轻就一副中年男人相，身子可没人帮得了你。”司徒赤忠告道；

“哎哟，大哥，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喎！”司徒紫魑不满地抱怨。

“总之呢，我的婚事还用不着你们替我费心，饭粟凉了，拜托你以后别净挑人家用餐时候打电话，我吃饭去了，Bye……”说完，司徒赤没半点搁地挂好话筒。

回到座位，他静静地端起饭碗，对弟弟们充满问号的脸庞视而不见。

“魑哥说了些什么？”司徒白魏总是最沉不住气的。

要你不爱我也难

“既然你们已猜到七、八分，又何必费口舌问我？”司徒赤回道，一迳置身事外地吃着饭。

“大家都关心你的婚事。”司徒黄魅认真地说。

“我了解，但姻缘未到，强求不来的。”

“我不知道大哥也信这个。”司徒白魏噘道。

“该信的时候自然信啦！你们哪，只要别拿这事起哄瞎闹，我就谢天谢地喽！”司徒赤的目光巡了他们一回。

“大哥！你该为自己的未来打算打算了，总不能一辈子光棍呀！你这和尚般的寡欲生活已经惹人非议！你知不知道？”司徒白魏半劝半激；

“嘴巴长在人脸上，要怎么说随他们，我既管不着也不想管。”

“对了，魔，人找到没？”司徒赤巧妙地转移话题。

“抱歉，还没有，不过我已派人大规搜寻，会找出他的，除非他预备不在这片土地上讨生活了。”司徒黑魔双进出稀微的寒光。

最亲信的下属背叛，等于宣告他用人失败，这口气，必得讨回来的。

“好了，魔，这不全是你的错，人一找到马上交来给我。”司徒赤不着痕迹地安慰他。

身为大哥，吸收弟弟们的情绪，然后给予适当的安要你不爱我也难

抚，数十年如一日，他已习以为常。这角色不简单，做好哥哥之外，还得兼当他们的心理医师；

“是。”司徒里魔闷闷地应了一句。

“怎么回事？”司徒白魏肚里的好奇虫又在窜动了。

“没什么。”司徒赤使了个眼色。“在你没毕业前，公司里的事不必过问太多。”

“哦！”司徒白魏自讨没趣，耸肩后扒了一大口饭借以闭嘴。

餐桌上的气氛有些走样……

丁雅珞开门进屋，一室漆黑令她一时难以适应，急忙扭开电源。

“咦？老爸还没回来呀？”丁妮四处张望。

“天晓得他跑哪快活去了？”丁雅珞啐道。

一年多前，风流性不改的老爸，在不知第几次外遇时，母亲逮个正着，母亲一气之下，休了老爸，然后只身前往世界五大洲中唯一位于南半球的澳洲。那年，她正准备联考，而妮也要升高三，此后，她便十分不屑他，甚至不时猜想外边会不会有个她们同父异母的兄弟或姊妹。

而这个老爸大意为补偿她们，每当他心血来潮时，总会守在家里为她们准备餐，这举动时长时短，最多有一个月久的纪录，想自由时，他又会整天不见人影，甚至连续几天不回家睡觉的都有。

要你不爱我也难

他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再循环，习惯了就好，对这样的老爸，她已不抱任何希望，只有妮这傻瓜老当他是有所悔之心的好父亲。

“说不定有什么应酬呢。”丁妮第一个反应就是帮父亲说话。

“是呀！应酬女人。”丁雅珞哼道。

“姊，你别老对爸有偏见嘛！”

“偏见个鬼！明明就是事实，我何时冤枉过他？”丁雅珞满肚子不悦，瞧见丁妮扁起嘴，她立即软化：“算了，咱们回房冲个澡吧。”

分别沐浴完，丁雅珞和丁妮各据沙发一力，各捧着一盘西瓜，惬意地边看电视边享用着，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姊……”突然间，丁妮支吾了起来。“什么？”丁雅珞没注意到她不安的神色。“姊，你觉得……岑树这人怎么样？”丁妮一面问，颊边不觉飘上两朵红晕。

丁雅珞先是愣了曾，继而失笑道。

“为什么这么问？”

“没有，我只是——”

“对他有点好感？”丁雅珞挑眉接完她的话。

丁妮无言地垂下头，不知是过度羞赧或默认了。

丁雅珞当是后者，有些儿生气。

“妮，你别傻了，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当朋友无伤大雅，谈恋爱你还是免了，与其到头来背叛，不如一

要你不爱我也难